

杜詩說

清·黃

生撰

徐定祥點校

清·黃生撰 徐定祥點校

杜詩說

黃山書社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张增田

装帧设计·古 办

责任校对·田 边

安徽古籍丛书 (第二十二辑)

杜 诗 说

(清)黄 生 撰 徐定祥 点校

贾文昭 审订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编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黄山书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安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875 字数:310,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200

ISBN7—80535—796—X/G·2·1 定价:13.70

即将出版

钱澄之全集(七卷)

戴震全书(六卷)

程瑶田全集(三卷)

俞正燮全集(三卷)

包世臣全集(第三卷)

杨仁山全集(二卷)

毛诗学

左传微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问 丁继哲 王惠鹏 杜维佑 李广涛 张立一 郑锐 郑淮舟 胡坦 胡云龙

主任 侯永 崔剑晓 傅大章 潘锸鐔

副主任 任 魏心一 赵应铎 陶有法 鹿世金

委员 刘景龙 吴孟复 祖保泉 贾文昭 黎洪

理事 崔剑晓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副理事长 丁继哲 杜维佑 胡坦 潘锸鐔

秘书长 汪慎琳

常务理事 马素英 卞兆龙 田照临 朱邦福 孙伯耀 吴存心 吴孝雨 汪石满 张其果

张振明 季昌清 郑英保 钮涟 钱进 陶显斌 潘培咸 穆建科

学术顾问 吴小如 吴作人 周一良 周绍良 金克木 胡道静 常任侠 蒋元卿 舒芜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吴孟复

副主任委员 刘永年 祖保泉 施培毅 贾文昭 孙文光 纪健生 杨应芹 汪福润 沙宗复

委员 朱一清 朱世力 任弘毅 刘学锴 傅玉璋

夏秀流 徐凌云 诸伟奇 梁垣祥

按姓氏笔画排列

按姓氏笔画排列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菁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丛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编纂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时间一般以「五四」之前为限，根据内容，分类编辑。注意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和注释、今译。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订

前言

黄生（一六二二—一六九六？），原名琯，又名起溟，字扶孟，号白山，歙县潭渡人，明诸生。入清后，只在蒋超督学府中任二年幕僚，即隐居不仕。所交皆当时知名之士，如王炜、龚贤、屈大均等。江天一抗清兵败被杀，黄生率先倡导集资抚恤其家。有关黄生的史料极缺乏，所见者文字均甚简略，但由此不难想见其为人。

黄生在小学方面造诣甚深。著有字书四部，今只存《字诂》一卷、《义府》二卷。经戴震访求，得以列入《四库》。论者谓其书不在方以智《通雅》下。他工书画，善诗赋，有《一木堂诗稿》十二卷、《一木堂文稿》十八卷，乾隆间被禁毁。所幸现在尚能觅得其诗稿。在诗歌批评鉴赏及理论方面，亦很有建树。曾撰《杜诗说》十二卷、《唐诗摘抄》四卷，及《手写并评选同时人近体诗》、《载酒园诗话评》等，并订阅同乡洪仲（洪舫）所著之《苦竹轩杜诗评律》。品评古今诗人作品，见解精到，多有会心。《诗麈》一书，更是在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集中体现了黄氏论诗重性情、尚自然的审美趣味。此外，还有《三礼会纂》、《三传会纂》、《叶书》、《内稿》、《外稿》等，所辑杂书达十六种之多，可惜均佚不传。又，《杜诗说》卷十《江南逢李龟年》后自云：「予已将此诗登之《诗矩》。」则所著或尚有《诗矩》一书，但未见著录。

《杜诗说》是黄生的力作。他研究杜诗三十余年，深感前人之注杜、评杜，「非求之太深，则失之过浅」，「支离错迁，不中窾会」。于是以揭示杜诗之真精神为己任，设身处地，以意逆志，疏通章法，点明要

旨，积六载而成书。作者在《凡例》中说：「京师诸公以为说杜而解人颐者，仅见此本。」又说当时姑苏张卓门本亦有意注杜，见《杜诗说》后感慨说：「一字不敢下注。」其间或许夸大之处，但不难想见时人对此书的推崇之情。后来仇兆鳌作《杜诗详注》，网罗前此所有的注评，当时并无刻本的《杜诗说》，亦在其博采之内，被征引凡三百余条。这都足以说明，《杜诗说》是清初较有影响的杜诗研究专著之一。

《杜诗说》评说杜诗确有其独到之处。质言之，在于正确运用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他认为，对杜诗的训诂笺释，钱谦益的《杜工部集》已尽其能事，故不再斤斤于文字的训诂考证，而着重抽绎诗意，把握要旨，领悟作法。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能从杜甫之生平思想、性情襟抱、立身处世的态度出发，结合杜所处的时代环境、历史事实来阐明杜诗的思想内容。比如杜甫和严武的关系问题，黄氏既看到杜对严的「感知之心，死生勿替」，又认为并未停留在私交上。在评说《奉待严大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等诗作时，指出杜甫闻严再次镇蜀，立即改变携家东下的计划，毅然重返成都，并不完全出于私人的感情和身家可托的考虑，而是认为蜀中得人，对严的御敌安蜀颇有信心。「公之欲去复留……不徒以知己相依为开怀，而蜀中反侧，得严再镇，必有宁宇」。「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八哀》、《重镇还须济世材》（《奉待严大夫》）、《安危须仗出群材》（《诸将》）等极度称颂之语，决非出于一己之感恩，而实在渗透了老杜爱国忧时之真情。这都是深刻的知人之论。至于入幕后二人有所隔阂，终至辞幕而归，黄氏在评说幕中所作诸诗时，指出其因乃在于地位的变化以及与幕僚们的不合：「盖公在蜀，两依严武，其于公故旧之情不可谓不厚；及居幕中，未免以礼数相拘，又为同辈所僭，此公所以不堪其束缚，往

往寄之篇咏也。」（《遣闷呈严郑公》评语）这样理解，既抓住了杜甫友朋交往之际的大节，又准确把握了杜甫的性格特点。可见，《新唐书》所谓「严武数欲杀甫」谬不可信。又如，《咏怀古迹》之二，杜甫咏宋玉故宅而缅怀其人。黄氏从中体验到杜甫不仅把宋玉看成是一个儒雅风流的文人，而且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并因自己身世与其略同而生无限感慨：「玉之风流儒雅已足为吾师矣，况能悲其师之怀忠见放而作《九辩》，以述其志，则非止以文藻自见者，是以有生不同时之感。言外深悲己之心事有同屈原，目前知己，竟无宋玉。千秋洒泪，岂无因也。」目光敏锐，体验深切。一般论者把杜甫吊宋玉只看做是「以斯文为己任」，未免失之太浅。黄生深感此诗命意不为人知，选家并不见录，叹曰：「信乎！沉郁顿挫，索解人不易得，予故不嫌颀缕，标出与深心之士共之。」可谓深得杜甫惨淡经营之苦心。他认为，贯串杜集的基本精神，是始终怀抱济世热情，忧国爱民，至老不衰，至死不变。因而对老杜的一些故作放达之语，能领会其言外之意。如《秋野》之二「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风吹几杖，不厌北山薇」，似是以归隐为乐。黄生评曰：杜公「一肚皮社稷君民，不甘老病自诿。此章忽若尽情放下，要知亦自宽自释之语；公盖没齿不易其志也。」诚为得其神髓。杜甫的一些写景咏物之作，看似「闲题杂咏」，黄氏却能注意发掘其深刻意蕴，指出其「并非徒作」（《玉台观》评语）。如谓《题桃树》「乃因实及花，因人及物，复因一室及一方，思深意远……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弄鸟之际。」又评《江亭》曰：「惟杜公关心民物，忧乐无方，真境相对，真情相触，故有此真诗。」能于表面的悠闲恬适中，看到骨子里忧国忧民之情怀。仇兆鳌未采用黄氏此说，只强调该诗的「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则似未尽其旨。

黄生说杜，重在真性情。「杜公为人无所不真……人真，故其诗亦真。」主张「读公诗者，请从此参

入」(《江亭》评语)。他注意实事求是地把握杜甫真实的内心活动与多方面的生活情趣。如评《夏日李公过访》「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几句曰：「墙头过浊醪，不欲使客知也，以之人诗则偏欲使客知之，乃见诗家之趣。可知贫是有趣之事，富是无趣之事。诗之为物，喜贫而憎富，非偶然也。」不仅感受到此诗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美，更揭示了杜甫为人之真率、淳朴。评说者安贫乐道的襟怀和崇尚自然率真的论诗主张也隐然可见。再如，卜居草堂次年所作的两组绝句——《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一般人只看到其中寄寓的抑塞烦恼之情，黄氏却于杜之恼春怕春、恼花爱花中体会到其中亦有喜悦的一面。「意喜之而语故怨之，口角趣绝」(《漫兴》之一)。「衍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亦假喜为嗔之词」(《寻花》之三)。「被花恼、实怕春，皆喜之反语」(《寻花》之二)。「多事红花映白花。多事，亦故为嗔之之辞」(《寻花》之三)。如此寻绎诗意，可谓入木三分。杜甫此时流寓西蜀，虽常有羁旅之悲、国事之忧，而草堂春光明媚，浣花溪畔繁花似锦，一个饱受乱离之苦而又对生活无比热爱的诗人，面对如此秾丽春色，怎能不由衷喜悦呢？他用诗人的敏感和热情，用自己独特的假喜为嗔的表现手法，表现了对人生的执着。杜甫一些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诗，常表现出对邻里、友朋、妻子、自然景色、充满生趣的小动物以及一切善良、美好事物的拳拳深情，极富人情味和人性美，悲凉中见温暖，惨淡中寓热忱，显示杜甫在任何时候对生活总是充满着乐观和憧憬，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的一个重要方面。黄生虽然不能从这样的高度上去认识杜甫，但毕竟能于幽默风趣的诗句中，窥见了一颗充满爱心的灵魂，确是胜过了那些一味指责杜甫绝句为「别派」的诗论家。黄生对宋儒曲解杜诗，甚是不满，指责他们「不知诗，因不知作诗之人」(《西阁夜》评说引洪方舟语)。因此，他

力求真正了解杜甫其人，力求做到「与杜公周旋于花溪草阁之间，亲陪其杖履，熟闻其警歎」。上举数例，可见一斑。

二、把杜诗作为一个整体，纵横联系，前后参照，以杜注杜，以杜评杜。如《解闷十二首》之一，「溪女得钱留白鱼」。「溪女」，别本作「溪友」。黄氏引《负薪行》「应当门户女出入，卖薪得钱应供给」，断「友」为「女」，所见极是。《立春》「巫峡寒江那对眼」，黄生对照「那闻往来成」，「对月那无酒」等，释「那」为「那堪」，系急省语词，自属正确。又，以「垂老戎衣窄」，《初冬》「朝士兼戎服」来解释「文武衣冠异昔时」，以「干戈未偃息，出处遂何心」，《初冬》作「予见乱离不得已，子知出处必须经」，《覃山人隐居》的注解，都令人豁然开朗。

又如，《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巡檐须索梅花笑」。以为此「索」字，与「不是看花即索死」，《江畔独步寻花》之七之「索」同义，「乃」须得「二字急口之语。俗又增一字曰「须索」，或曰「只索」，皆不自己之辞」。「即索死」，犹俗云「连性命俱不顾也」。对杜诗运用口语、俗语之精妙处，体会甚深。又将「巡檐共索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与「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参照分析。后者「言其不信己衷」，前者却言梅花善会人意，「因我在他乡，难为归计，特从故国移居相就，足征友爱之心，觉春色忽从天降，此时起舞行吟，欣喜之至，无可告语，只索对梅花而笑，觉冷蕊疏枝亦解人意，不禁唇绽而颊动矣」。这样前后对照，互相发明，不仅见杜诗章法字法之奇妙，更能因一字一句而见其全篇。再如谓《夜宴左氏庄》之「春星带草堂」，妙在一「带」字，与「江满带维舟」，《夜雨》之「带」，一则形容维舟之孤，一则形容春星之密，用意俱精绝。并联系《春宿左省》之「星临万户动」评曰：

「春星带草堂」，月已落之景也。「星临万户动」，月未出之景也。「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宫云去殿低」(《晚出左掖》)，皆形容宫殿之高耳。这又是以杜评杜之别开生面者。类似以上的精到之处，全书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非深悉杜甫之生平，综贯杜甫之全集者不能为。

三、通过比较来领会诗意，把握要旨。这两个方面：一是杜诗自身比较，二是与他人诗作的比较。

卷七《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送殷六参军归澧州觐省》与《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相送》，同为送别之作，前者突出客人殷六参军，主人蔡五侍御仅在「投辖」一事中暗暗带出；后诗则着力于主人唐使君，与宴诸公只以末句「诸公不相弃」一句概括交代。黄氏评曰：「公盖托殷寄书，诗故归重殷，与他筵送客宾主分明者有别。」作者侧重点不同，故宾主轻重详略各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结尾写忽闻胜利消息的喜悦和亟欲归家的迫不及待之情；《恨别》结语则写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之急切心情，黄氏指出「二者如桴鼓之相应」。不仅点明二诗作法上的异同，更揭示出杜甫始终把个人喜怒哀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襟抱。又，谓《别房太尉墓》「惟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与《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作法相同，而语气自有伤今吊古之别。指出《诸葛庙》「欸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是因己思及诸葛；《谒先主庙》「迟暮堪惟幄，飘零且钓缗」则因诸葛而念及于己，都表现了杜甫迟暮飘零、身处逆境，仍不能忘情于用世的精神，深得作者的命意。

关于和他人诗作的比较，黄氏往往能从宏观角度审察诗史上的一些承传变革之轨迹。如谓「细草微风岸」出自姚崇「听草遥寻岸」而苍茫过之。《同谷县七歌》出于张衡《四愁》而又自造机杼。韩愈《南

山》自杜甫《北征》出，杜诗开阖排荡，起伏变化，韩诗则故作生硬，失却顿挫跌宕之致。《江南逢李龟年》与刘禹锡《与歌者何戡》均写歌者，前者「无限深情，俱藏裹于数虚字之内，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后者则过于直露，「真伦父面目矣」。等等，大都不失为积学有得之言。

正因为黄氏研究杜诗能综贯全集，融会古今，这就使他既博采众长，又不囿于成见，其疏通证明，往往出前贤寻味之外。杜诗研究始终是唐以后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清初《钱注杜诗》亦成书于前。黄生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抉奥阐幽，多有发明。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以概其余。七绝《赠花卿》，杨慎认定是讽刺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黄生考察史实，细味诗意，认为历史上花敬定虽大掠东蜀，但并无僭用天子礼乐事，此诗只是赞美歌曲之妙。并据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句自注「都督柏中丞筵，闻梨园弟子李仙奴歌」，推想当时流落人间的梨园弟子甚多，所云「天上有」者，亦即他们所演奏的宫廷音乐，「盖赞其曲之妙，应是当时供奉所遗，非人间所得常闻耳」。又引顾况《李供奉箜篌歌》「除却天上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曰：「盖以天乐比之，杜甫正与此类。」引杜甫自注和他人诗句来申发《赠花卿》诗旨，自成一家的言，令人信服。

至于绝句，历来大多数诗评家都主张以风神高远、悠然有言外意为正宗，龙标、供奉擅长，杜甫「终是别派」。黄生却特别看重老杜绝句和巴渝民歌的渊源关系：「杜公绝句不入正声，似于此体不甚留意。特闻蜀中《竹枝》之音，聊尔戏效之耳。」（《绝句漫兴九首》评语）中唐以后，文人向民间学习新文学

形式成为一种趋势，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佼佼者。黄氏虽说杜甫只是「戏效之」，但已看到了老杜确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显示了他的卓识。明代李东阳曾指出杜甫「《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麓堂诗话》），黄生则进一步将杜甫与刘禹锡加以比较：「刘禹锡《竹枝歌》用其意不用其调，杜子美《竹枝歌》用其调不用其意。」（《春水生二绝》评语）这又发前人所未发。窃以为此论是强调了杜甫更富于变化和创造。「《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带经堂诗话》）杜甫七绝，常用口语、俗语入诗，不拘泥平仄协调、句格稳顺，而自能活泼生动，风致天然。内容则除写景外，还有叙时事，论诗文，以及咏古抒怀，同情人民疾苦等等，大大开拓了《竹枝》的表现领域。刘的民歌体小诗，大量吸收民歌的比兴、谐音双关、重迭回环等艺术手法，多模仿《竹枝》字面、音调，内容以表现当地人民生活风貌、民情习俗为主。其十一首《竹枝词》，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巴东人民生活的风俗画。而在变化革新方面，则比老杜略逊。由于黄氏强调杜甫绝句和民歌的密切联系，因此，对前人指责杜之绝句不是「正声」很不以为然。他指出，读者「应只就本调（指《竹枝词》之民歌风调）作解，不必律以正法，始称知言」（《绝句漫兴九首》评语）。何况，老杜还有象《江南逢李龟年》那样「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的含蓄蕴藉，极富一唱三叹之致的佳作呢。黄生选此诗作为卷十绝句之殿，曰：「有目公七言绝句为别调者，可持此解嘲矣！」黄生尝以杜甫之功臣自许（见《禹庙》评语），从这一点看，他确实称得上是杜甫的知音。

四、认为艺术技巧是表现思想内容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杜诗种种手法技巧的审视，来领悟其高度的艺术成就。黄生说：「诗以言志，才以抒辞。」（《江上》评语）为了更好地言志抒情，必须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精，并不断变化创造，即所谓「志不变者也，辞百变者也」。他对所选各诗，几乎逐一在谋篇布局、炼字造句等方面条分缕析，但由于有这样的基本认识，而且始终注意从诗的本旨出发，故而皆能高屋建瓴，深中肯綮。杜诗的表现技巧，千门万户，变化无穷，黄氏评说之精彩独到处，亦俯拾即是，难以一一罗列。除上面提及的以外，兹再分举数端。

先看结构。黄氏在具体疏通章节、划分段落的同时，往往拎出一篇之纲。如谓「事事幽」为《江村》一篇之意；《登楼》以「伤客心」三字作骨；《遣怀》以「愁眼」二字为线；「袞职」句乃《诸将》（之一）一诗之纲；谓「望京华、思故国」乃《秋兴》之本意，以此意逆志，丝丝入扣等等。见出胸有全局，对全诗大旨，了然于心。杜诗的谋篇布局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变化翻新，黄氏对此指点甚明。读者细阅各篇评语，即可知晓。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黄生对杜诗章法上的变化奇矫处，并不纯从技巧考虑，而能联系杜甫之「身分」，指出其所以然。如评《登岳阳楼》：「前半写景如此阔大，转落五六，身事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结语凑泊极难，不图转出『戎马关山北』五字，胸襟气象一等相称，宜使后人搁笔也。」指出杜甫的阔大胸襟和宏丽的洞庭湖气象完全相称，颇有见地。虽是赞美其章法，但已体会到杜甫能从小我而推及国家民生，在孤舟漂泊之际，仍想到吐蕃寇边，因而忧思倍增、老泪纵横。「不图转出」四字，正包含有杜之胸襟抱负超出常人之意，这才是后人搁笔的理由。所以他接着申发说：「写大景妙在移不动，然徒能写景，而不能见作者身分。譬如一幅大山水，不画人物，终难入格。」黄氏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高不可及，乃在于写出了作者的身份与性情襟抱，章法上的突转变化，是服从于、决定于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他如，指出《送司马入京》：「缘情事极其郁结，故章句极其顿挫。」谓《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口

中致美，而言外悲慨实深」，故一篇之内章法轻秀、猛健、苍浑、深稳，矫变异常。种种真知灼见，使读者了然得解于章法之中，自然超会心于章句之外。

次看句法。黄生指出杜诗有实眼句、虚眼句、上因句、下因句、硬装句、反装句、层折句、折腰句、双眼句、歇后句、鹿卢句、倒剔句等等十余种，其剖析之细密曲折，此前无有，且能注意到这是出于内容表达的需要。这里只谈两点。其一，注意遣句之奇警超出常情。如老杜大历二年所作之《日暮》，其结句云：「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杜甫此时思故乡、感衰年，用世之心并不稍减。俗云灯花为喜兆，而今孤灯一盏，照着满头白发，此情此景，人何以堪！黄生评曰：「公意中盖以归朝为喜，今头白如此，归朝无日，何用灯花虚兆为？结句在他人必云『自顾头如雪，灯花不用繁』。便直而少致矣。」看出此诗的造句奇矫，意在言外，正是他对老杜此刻悲凉酸楚的心境体验极为深切之故。又如，评《严中丞枉驾见过》「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应兼似管宁」曰：「言弃官入蜀如张、避地依人如管，因对严垂重依人意，故抑扬言之。造句奇矫，寓意深浑。」不仅指出句法超出寻常蹊径，也指明其用事之妙。再如，谓「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中宵》）「乃以兵甲亲朋四字博换成句，因兵甲满天地，故亲朋少来书」。谓「竹寒沙碧浣花溪」本应竹当言碧，沙当言寒，「以反装见趣」等等，都颇有见地。其二，指出杜诗化用前人诗句而又自出机杼，或常语而出以新意。如《月》诗「风帘欲上钩」，乃自庾信《灯赋》「琼钩半上」化出，但「月既悬钩，风又动帘，如自欲上钩者，而人之卷帘看月自在言外矣」。评《长江二首》「归心异波浪，何事即飞翻」曰：「归心似水，最是常语，乃故作惊怪之辞，又映上『朝宗』字，则异乎寻常之所谓归矣。化腐为神，非少陵其孰能之？」亦皆深得老杜之匠心。本来，盛唐诗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杜

甫而变化万千，或错综倒装为句，或交互反装成句，或藏头，或缩脉……至而炼奇字为眼，更为警策。在声音节奏上，常于七言的上四下三、五言的上二下三的常格外，创上一下六、上三下四、上一下四、上四下一、上三下二等句式，使诗句在变化中更生动、更贴切地表现内容。

再看字法。杜诗炼字之工，常为后人叹服，历代诗论家都举出许多实例来品评欣赏。黄生的独到之处是在前贤涉足之外的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地方，体会老杜的用意，揭示其深厚的功力。兹撮录几条，以飨读者：

「短短桃花临水岸」（《春水生二绝》）。短短，字老而趣。如小小则嫩，矮矮则粗，灼灼则文。皆替不得。

「江市戎戎暗，山云淦淦寒」（《放船》）。戎戎，状市中晚烟之盛，淦淦，状云气之浓，此杜公创用字。朱、顾二家引张衡赋注释戎戎字，引《礼运》注释淦淦字，俱非本旨。

「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谒真谛寺禅师》）与「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同一句法。彼工在「咽」字、「冷」字，此工在「冻」字、「晴」字。

「理生那免俗，方法报山妻」（《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报」字，如闻其声，酷似向客细询二物方法，隔屏呼老妻记之。

「冷蕊疏枝半不禁」（《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半不禁」，即笑，乃承上「梅花笑」而来。《传灯录》亦有「忍俊不禁」之语。杜诗大体严重，独此一语，掉趣无限……此诗秀嫩之极，口角津津，喜声欲出纸上，后半言重词复，亦不自禁耳。